



瞿曇佛陀傳

中村元著
王惠美譯

(續上期)

不久，他達到了恆河的傍邊，但那時河水大漲，甚至漲到岸邊。而佛陀想要渡過河去，因而對船夫說：

「我想要渡河。」船夫回答說：「如果能給錢於我，就載你過河呀！」佛陀說：「我沒有錢呀！」船夫回答說：「沒有錢那

就不能送你過河的。」因此，釋尊便飛上虛空，而到達彼岸。上述的一段談話，是出現在後來的佛傳裏②，而直譯出來的。

在佛陀一生的生涯中，於佛陀伽耶完成證道的大事，接着便是於波羅奈斯的初次說法（轉法輪）③。可是佛陀伽耶和波羅奈斯，有一百三十哩左右的距離，如果是以步行街道的話，也許將近有二百餘哩。現在的快車需要四個小時左右才能到。如果在中間沒有休息，以步行一直走去的話，從伽耶到波羅奈斯，即需要十多天的路程。像這樣長途的距離，佛陀是爲了什麼緣故，定要

到波羅奈斯呢？自古以來，波羅奈斯是被認爲是宗教上的聖地。可是不太出現在『吠陀聖典』裏；因爲『吠陀聖典』，大致是在恆河上流地方的所作，所以就少見到的了。可是依據佛典的記事，却在原始佛教時代，已經被承認爲是特殊意義的聖地。尤其波羅奈斯的郊外，沙鹿那多（Sārnāth）或叫做鹿野苑（Migadāya）的園地，因爲會親近過佛陀（苦行時代）的五個舊友正在那裏，所以爲了要會見他們，釋尊才走那麼長的路程。依據許多的『佛傳』都是

這樣說明的。

被稱做鹿野苑的這地方，現在仍然還有很美而廣大的天然野草，是以可知，上古時代是野生群鹿的生活地帶無疑，現在有「大菩提會」在那裏建築寺院，裏面的壁畫，便是日本的野生司香雪畫伯，所揮毫繪製的釋尊的一生事蹟。

因此，佛陀到波羅奈斯，宣說自己的思想的情形，依現在來說，好似學者爲了要提倡新學說，而出席學會的全國大會的情形一樣。是以「鹿野苑」被稱做「仙人集聚地方」，也就是這地方是當時宗教家們的集合所。佛陀的教義，不是隨便佈教於近鄰，而是祈專心於更修苦行的舊友，首先能夠理解這思想，來作爲出發點，從這情形看，我們可以知道，佛陀決非是祈求於急速的作爲公開而告訴於世人，那是從特殊的苦行者們之間，漸漸的發展起來的。

在釋尊的追憶裏會說：

「我是順次的遊行着，走到波羅奈斯。仙人的住處——鹿野苑，這地方就是五人的修行者等的住處。他們，遙遠的看見我的來到。他們就互相的說：「聖者呀！沙門瞿曇已來到這裏了。他是爲了要奢華，而捨棄了修苦行。我們不必向他致敬，也不要起來迎接他，不可以領受他的衣鉢。可是，不能不設置坐位給他。如果他需要的話，還可讓他坐的。」

我是越走越接近他們之群，可是他們却不能控制自己的約束。有些人來迎接我而領衣鉢去，又有的設置了坐位，或準備

着洗足的水。更稱着我的名字，或是用「卿呀（āyuso）！」的向我說話。我便向他們五人這樣說——「修行者們呀！對如來是不可以叫他的名字，更不可以用「卿呀！」的呼喊而向如來說話的。如來是應當受尊敬的人，因為他是正覺者呀！修行者們，傾聽吧！你們能獲得不死的了，我會教導你們的，我將要說法的。如果你們依照我的教法去實踐修行，那麼，在不久的時間內，能夠由自己而知、證、體會到！良家的子弟們，為安身立命而出家的目標——究極境界——獲得無上的清淨行」④。這樣的告訴他們之時，這五個人的修行者，便對我這樣說——尊者瞿曇呀！你依照那些行為、那些實踐、那些苦行，並沒有達到完成聖人的特別知見，而超人的性質。然而，現在你為着奢華而捨棄了修行本務，現在為什麼能夠達到於完成聖人的特別知見，而得超越人的聖智呢？」聽他們的這樣話，我便向五人的修行者說：「修行者們呀！如來不是奢華的，也不是捨棄了修行本務的。如來是應當受尊敬的人，是正覺者。傾聽呀！我已獲得不死了。我會指導你們的，我要說法呀！如果你們依照我的教法去實行，那麼，在不久的時間內，在這世上能夠由自己知、證、體會到，祈願良家的子弟們，至速為目標的究極境界——無上的清淨行」而努力。」

在前面的文中，可以清楚的認出，這是後世的假託。因「對如來是不能叫他的名字，又不能用「卿呀！」的稱呼，向如來說話的」。這可看古代的詩句，佛弟子們向釋尊，都稱謂「瞿曇呀！」，又向釋尊尋問道理的人們，都稱「聖者呀⑤！」這也許是到後世的信徒們，為了要神格化瞿曇，而作出前面那樣的傳說。因為佛陀獲得了舊隨從的相信，於是，便形成了一群夥伴，也就是「僧團」的開始。

「我得到五人修行者的理解。然後，要教化兩個修行者的時候，即令其他的三個人去托鉢。將他們托鉢所得來的淨物，維持着我們六個人的生活。又要教化三個修行者的時候，便令兩人去托鉢，維持我們六個人的生活。」

而五個修行者的精神修養，也漸漸的達到了與佛陀相同的境地。因此，這五個人的修行者，受了佛陀如此的教化，已看出自己的生存，有了患難，而專心為尋求不生的無上安穩、安樂而終竟獲得了不生的無上安穩、安樂。

從這篇文章看起來，瞿曇成道的境地，與這五位比丘，所達到的境地，是用同樣的文句來形容的。換句話說：包含瞿曇一共的六人，都達到了安樂（涅槃）的境界，而沒有任何的區別。可是，認為釋尊是偉大而超人的存在，其弟子們，無論怎樣，也不可能達到同樣的境地的，這種說明法是：後代人的空想，或是神學者們的裝模作樣的思辯，筆者認為，那是歪曲了歷史上的真實。在巴利文的典籍中是沒有的，但是漢譯本裏面⑥，記述釋尊便曾在波羅奈斯，向五位修行者講說中道。

「應當要知道：有二邊之行，屬實踐修持人，不應學的。一是執於欲樂，下賤之業，是凡夫的行為。二是由內心起煩惱，由內心感痛苦，非賢聖所求之法與正義不相應的。五比丘呀！如果捨棄這二邊，而能受其中道，即成就明、智、定，而獲得自在。能趨向於智、覺、涅槃，成就八正道，所謂八正道，即：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」。

這裏所舉出的唯中道和八正道的名稱，未曾舉出四聖諦（四種真理）之說。因此，巴利文『阿利耶·婆利衛娑那經』問世的時候，也許還沒有強調中道和八正道，或者是未被重視？當漢譯本⑦出來的時候，才漸漸的被認為中道和八正道，是在波羅奈斯·娑利那陀的說法相符，可是四聖諦之說，並不在編纂者的心頭裏。可以說是相當後世的時候，四聖諦才被認為是在娑利那陀的說法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：② 同於①

③ dhammacakka-pavattana, DN, II, p. 52

④ MN, I, pp. 171f.

⑤ 拙稿『原始佛教聖典成立史之研究』（日本佛教學會年報二十一號）

⑥⑦ 『中阿含經』第五十六卷『羅摩經』